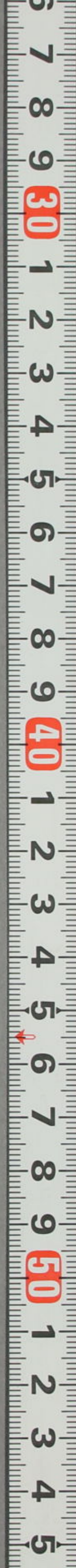




詩經說約 七之八

□ 12
3315
4



口 12
3315
4

詩經說約卷之七



齊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棗等州是其地也。孔疏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不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

詩經說約

卷七國風

賦類居

新田平藤

文庫

金子志郎

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或爽鳩氏之樂
 非君之所願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
 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鶩故為司寇主盜賊
 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寇其人之名氏則未
 聞也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世為
 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於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東
 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
 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達
 周周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父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
 與俱歸而立為太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堪君多難

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孫炎曰
 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
 與營丘一地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
 封也世家又云太公卒子丁公汲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
 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至哀公也在四
 年公羊傳齊哀公志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
 周惠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
 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卒子武公壽立
 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
 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
 夫全青州即今青州府齊州即今濟南府淄州今為淄川

縣濰州今為濰縣東州今為樂安州與德州並隸山東
 麟按魯詩世學太公年六十就文王之養九十二而佐武
 王克商蓋為文武成王三世之師成王七年之國二十一
 年薨壽百二十六歲丁公汲又作汲獻公哀公弟又作哀
 公子莊公購又作嚴公購襄公即齊人弑之而立其弟桓
 公小白者也續考又曰太公名尚而字尚父如召公名奭
 而字君奭周公名旦而字亦旦也史記齊世家呂尚是也
 乃又有吾先君太公望子之說謬甚蓋太公乃呂尚死後
 之謚以其為始封之君爾周之太王本號舌公何吾先君
 太公之有且呂尚就西伯距太王之薨始百年安有豫望
 其來之理也見皆與余合而辨尤鑿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
 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
 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
 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
 敘其事而美之也

麟按言古之賢妃朱子因孔疏言古之夫人語而襲之耳不知
 疏自主序思賢妃解而集傳云敘其事則古字可不用也通解
 曰就朱子解說故稱古之賢妃亦是曲為之說其實只當云時
 之賢妃耳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也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以月光為東方明乃目見其似而以為真也如前章則是耳聞其似者而以為真也

麟按集傳兩明字俱叶諫部反魯詩世學莫亡切

蟲飛薨薨其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且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

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羣目之會於朝者俟君不

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子為憎乎

六帖徐士彰曰不曰君之某於內而曰已之甘於同夢不曰以

君子故也我而曰以已之故增君其言温厚和平深可玩味

說通蠅蟻月光皆極形容之詞非必以理也辨者謂鴉三號也

始交作又謂月出為日出傳寫之誤固哉其言詩也人將曉則更倦而思睡蟲飛薨薨正甘寢之時也故云也

麟按集傳夢叶莫騰反魯詩世學音真

鷄鳴三章章四句

之還兮遭我乎狝之間兮玆驅從兩肩兮揚我謂我儂兮

賦也還便捷之貌狝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有保利也

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一自知其非也

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

孔疏大司馬云木獸公之小禽私之十月云言私其縱獻研于

公則有是木獸故言三歲曰有謂文云有三歲豕有相及者本

又作研音同也

詩經說 卷七 國風 歸離居

呂記猗山在齊之郊

爰緝以子之便捷還然遭我於猗山之間哉與子並行驅馬從
逐兩獸子乃揖我謂我甚儼利也以子之能尚且見雅此自矜
於黨以氣陵之之辭

麟按子之還謂我儼即交相譽朱子亦在大意看出輕利由於
便捷本一串事我固服子之便捷以致獲禽而子反歸功於我
之輕利若謙不敢當而實自鳴其得意太段見風俗也凡一國
止載數詩意思是如此○集傳儼許全反

子之及兮遭我乎猗之道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好兮
賦也茂美也

麟按好應茂滅應昌各可意會然亦俱主田獵說○集傳道十

猗及好叶許厚反

昌兮遭我乎猗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滅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天銳頭白頰高前廣後滅善也
孔疏釋獸云狼牡獾牝狼

還三章章四句

侯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賦也侯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纒懸瓊所
謂紃也尚加也瓊華美石以玉者即所以為瑱也○東萊呂氏
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而先歸侯於門外婦至則
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侯也

孔疏釋宮云門屏之間為之守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

韋問名字著與字音義同

呂記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婿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婿俟於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之時也○張氏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

疏義統備五色曰素曰青曰黃各舉一色而言也

通解尚訓加以瓊華而加於素之上也則所謂加非增益之云麟按集傳著叶直居反素叶孫祖反華叶芳無反○此與前篇一例作者皆不知其非而存之則可見風俗也○孔疏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為充耳非謂統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即以素為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

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也然集傳充耳以纁懸瑱所謂統也充耳兼瑱自是總名而纁統解素非解充耳亦可免葛藤云充耳以纁懸瑱所謂統也本解充耳以素乎而一句然不言素者素字不重亦兼下青黃為總釋以尚加也至瑱也方是解尚之一句充耳二字領頭以素而懸此瓊華之瑱文義相足二句實一句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賦也庭在天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美石以玉者○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婿俟及寢門揖入之時也大全廬陵李氏曰堂下至門謂之庭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
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呂記：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六帖本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

凡言瓊華瓊英瓊瑩瓊實皆以草木之華形容玉之光色也。

麟按：集傳英亦叶於良，反。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

麟按：此因其所見以起興也。東方則有日，彼姝則在我之室，亦

不謂事全不相因。語全不相應，疏義說非是。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興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強我而行去也。

六帖室在寢內闥在門內來則在室去則在闥在闥將行也。

說通日月皆曰東方，昧爽而來初昏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孫之。

賦也。自從也。羣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詩人刺其君與居無節。

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

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身，不

所而召之，故也。

麟按：集傳明亦叶謨郎反。

東方未晡，顛倒裳衣，倒之顛之，鳥公令之。

賦也。晡，明之始，昏也。令，謂令也。

麟按集傳，顛，叶典因，反。令，平聲。

○折柳樊圃，在夫瞿瞿，不能晨夜，不風則斃。

比也。折，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

之貌。夙，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在夫見之，猶驚顧而不

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

則失之莫也。

孔疏言，折柔脆之木者，欲取無益於禁，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

釋言，文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

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云圃，菜園也。大宰九職，一曰園圃，毓草木。

木注云，樹果蔬曰圃，因其蔽也。是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故其外列藩籬以為樊。

嚴緝曹氏曰，瞿瞿，左右視也。

麟按此章語意頗似反典，然折柳樊圃四字無知應，故雖下以

知不知對言，不能不補以比晨夜之限，下句也。故謂之比不夙

則莫，專謂夙也。兼莫，大概之辭。

東方未昉，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之貌。

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

襄公通焉者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

山有孤。以此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妻死從此道歸於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大全安成劉氏曰。桓公名軌一名允。惠公庶子。

說通兩言。魯道有蕩。見齊子之歸。人入曠。曠也。

麟按集傳。懷亦叶胡威。反與懷哉。懷哉叶曷。月子還歸哉。同。

葛屨五兩。冠綫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兩。二屨也。綫。冠上飾也。屨。必兩。綫。必雙。物各有偶。不可亂。

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於魯也。從。相從也。

呂記呂氏曰。屨與履為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綫之雙。亦自。

為耦。襄公之妻。非其耦也。

太金廬陵羅氏曰。復下曰鳥禪。下曰屨下。謂底。

麻按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內亦有葛屨。士冠禮。屨夏用。

葛。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詩。疎。又云。夏日之有葛屨。特為便於。

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

志。言朝祭履鳥。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綫。說文云。系冠。

纓也。內則云。子事父母。冠綫纓。王藻云。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

有事。然後綫。木帛不綫。玄冠紩綫。自魯桓公始也。禮書云。冠系。

有纓。其垂有綫。喪冠不綫。則凡吉冠皆綫矣。皆見名物疏。又按。

禮書。一組繫於左筭。逆頤而上。屬於右筭。垂餘以為飾。謂之紩。

二組屬於筭。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纒。餘謂之綫。集傳。雙叶所紩。

反則今古詩。東冬通用。三江轉用。義亦然也。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私。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

鞠止

與也。藝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故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

毛傳：衛瀛之從，猶之種之，然後得麻。

釋文：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縱。

孔疏：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擊摩之也。

嚴緝曹氏曰：齊民要術云：種麻得良田，功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

疏義：此見治事各有其理，故用語相呼而為興。

說通：是時桓已無父母矣，故傳曰：告父母，願。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

麟按：上章父母之命，此章媒妁之言，皆言取之以其正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繆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誦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詩經

卷下

四

賦類

孔疏公羊傳云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馬使公子軫生送之於其乘馬拉幹而殺之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軫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幾知素與通者以奸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既嫁始然也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搯其脇公死於車搯與拉音義同箋言搯殺者說文云搯捉也何休云幹脇拉折聲玉謂手捉其脇而折拉然為擊箋指言殺狀故言搯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元年經書

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為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暮而小祥公憂患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及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濼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益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為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為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為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卷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

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

無田甫田維莠騫騫無思遠人勞心怵怵

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騫騫張王之意怵

切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

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厥不而務天忽

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怵怵

比也桀桀猶騫騫也怵怵猶切切也

婉兮孌兮總角非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比也婉孌少好貌非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

弁冠名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職

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

過之可遠能循其序而修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躡等而

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麟按小之可大過之可遠集傳始上兩章頗自作針線○載弁

通作載弁非

甫田三章章四句

麟按全篇皆比此又一格與小雅鶴鳴相似○齊俗急功

利喜夸詐之藥也

置今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大也令令犬領下環擊○此詩大意與選略同

孔疏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逸

詩經

卷七

七

賦類

海內之狡兔也。韓宣王東郭，連山三越岡，五是盧為甲大也。

通解美與仁俱當有甲獵，上言美即便捷輕利之云也。仁與叔

于由之仁，字同。

六帖盧黑色也。

麟按魯詩世學亦云盧與旅同，蓋獵犬之黑色者。

○盧重環其人美且鬚

賦也。重環，子毋環也。鬚鬚，好貌。

○盧重鋸其人美且思

賦也。鋸，一環貫二也。思，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

通用耳。

六全安成劉氏曰：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皆歲華元曰于思于

思，復來。陸氏曰：思，西才，反多鬚貌。

六思鬚思，要見武勇意。

盧公三章章二句

段考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此也。故壞笥，笥也。魴鰈，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

以故笥不能制大魚，比魯在公不能防閑其母，故歸齊而從之。

音衆也。

孔疏：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鰈魚，馬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

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鰈

即吞矣。是鰈為天魚也。

六全笥說文曰：曲竹，捕魚。

麟按集傳鯨叶古倫反。○馮嗣宗曰：按毛以鯨為大魚，次章鯨
魴鯢亦云。大魚則鯨特魴鯢之類耳，非必大。至於盈車也，盈車
即鯨之尤大者。如今鯢亦有，不有。天鄭氏蓋以盈車之魚必非
苟之所制，故以魚子易之。殊不知魚子尚未成魚，何云制以
邪。○下二句重其從，故又是一意。

鯢在梁，其魚魴鯢，齊子歸止，其從如魚。
比也。鯢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鯢，如魚亦多也。

大全埤雅云：鯢性旅行，故其字從與，亦謂之鯢也。
敬筓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魚。

比也。唯唯，行出人之貌，如魚亦多也。
毛傳：唯唯，出入不制。

敬筓三章章四句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
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

大全杜氏曰：禚，齊地，祝丘，魯地。○武夷胡氏曰：如，君相見
享於廟中禮也。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曰
會曰享，猶為之名也。如，齊師，奉惡之心以矣。又曰防，魯地，
穀，齊地。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春秋莊公十五
年，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魯。二十年，夫人姜
氏如莒。胡氏傳云：禮義者，天下之本防也。其禁亂之所由
生，猶防止水之不自來也。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

左傳見之
卷七
三

許穆夫人思言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
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
父母已終以寧其已弟又義不得往宗國猶爾而况如言
乎婦人後父者也夫故從子而在小失子之道不能防閑
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
師又次會于防于殺又次如齊又再如晉此以舊坊為無
所用而廢之者也是又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
閑之道矣

說通或曰趙氏制其車馬僕從之說可行乎曰不能也先
儒崔銑曰桓公死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齊襄
立莊以示德莊公藉勇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

其下彼邪淫之迷不惜其失之狀何有於子之廢故符
圍郕代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手姬之昏僕僕焉其殺于
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樹狡矣尚何僕從之制乎高
莊公者痛父復仇號泣於王求助於與國明大義於魯之
臣治兵而東以身委之是則可耳惜乎莊公既幼又無子
犯石碻之臣幸其小安忘此大慈悲夫
麟按如仲尼說則微笱大魚之解尤信然莊公雖不幸遭
此其罪終無以自解免矣○其趙氏漢從云云見後荷嗟
章下

載驅薄薄韋弗朱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賦也薄薄疾驅韋篋方文席也第車後戶也朱朱漆也鞞獸皮

許穆夫人賦
卷下國風

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西車而來會襄公也

孔疏斯于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為席其文必方也車之蔽曰第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鞞釋器云與革前謂之鞞後謂之第李巡曰與革前謂與前以鞞為車飾曰鞞第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鞞以鞞鞞車鞞也第以鞞鞞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樂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常車前以鞞綴名之云樂樂止也孫炎曰樂以鞞為車飾也郭璞曰蔽以鞞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鞞故此說車飾云鞞第朱鞞也彼文鞞飾後戶謂之鞞則第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第第蔽為一者彼因鞞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皆竹

同飾後戶俱為車之蔽塞

麟按疾驅發夕如急事然形容之妙夕集傳叶祥禽反革前曰鞞音痕通作鞞誤也

四驪濟濟垂轡滿滿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也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滿滿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毛傳四驪言物色盛也

孔疏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鑿之色

通解豈弟本為盛德之稱此云屬者美惡不類同辭也

麟按只與局脊不妄相對

汶水湯湯行人韋韋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賦也汶水名在齊西魯北二國之竟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
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嚴緝曹氏曰汶水有二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
安丘入濰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班孟堅兩存其
說閔子騫曰則吾必在汶上矣說者主桑欽義以為在齊南魯
北在汶上者欲如齊也按琅邪泰山二郡皆齊地所有則汶水
在齊境矣

通解汶水出弗其山流合於濟乃自魯來齊之路也

汶水滔滔行人漣漣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滔滔流貌漣漣衆貌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大全壘山謝氏曰曰豈弟曰翔翔曰遊敖文姜之情態歡
欣快樂如此無禮義無羞恥無忌憚盡見於此詩矣詩人

鋪敘之詳形容之巧刺之深疾之甚也

倚嗟昌兮頌而長兮柳在揚兮美自揚兮巧趨踰兮射則滅兮

賦也倚嗟歎詞昌盛也頌長貌柳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
也踰趨翼如也滅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伎藝之美如

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嚴緝疏曰曲禮注曰行而張足曰趨則趨疾行也傳曰踰巧趨
貌

通解此章昌訓盛已備下文威儀伎藝之美蓋以次章名字互
看知之此句是綱領也頌而長四句威儀之盛未句伎藝之盛

下可類推

倚嗟名兮美自清兮儀既成兮終下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成儀之藝之也清目清明也義既成
 言其終事而無遺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中而
 射之者也太射則張皮侯設鵠空射則張布侯而設工展誠
 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
 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公三姜六三月齊六九月
 子同生即在公也十八年公乃與齊人齊齊則莊公與齊
 侯之子矣

大全孔氏曰射皆三番而... 又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布侯畫...

居之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
 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練
 畫為之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
 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三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
 皆居侯中三分之一而中央之綵方二尺也正之言正也射者
 內志正則能中亦身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身之楛點者射
 難中中以中為後故取名○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天子太
 皐用皮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鵠以皮為之三分侯之一
 似鳥之楛故曰楛鵠正則畫布為之亦三分其侯而居一射義
 注謂畫布曰正楛皮曰鵠是也

通解此章亦首句為綱末句又總上威儀枝藝而言之

麟按通詩皆贊辭但章首各以猗嗟起手而含諷無限矣展錫
 句亦贊辭如後人宅相之說不必謂又有微刺也明非齊侯之
 子集傳頗本小序而徐文定以揣摩譏之然同非吾子齊侯之
 子魯桓嘗自言之矣則此處雖非所急而亦未必遂無其理姑
 兩存之○一章之中惟終日射侯一句不叶韻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賦也變好貌清目之美也揚者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於眾也
 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筆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
 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
 南宮長萬可見矣

趙錄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魯與宋戰公射長萬獲此

見左傳莊公十年

太全鄭氏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太射實射燕射是矣四矢象
 有事於四方

通解變兮變字亦倣名字例與婉變之變不全
 麟按集傳反叶乎絢反

猗嗟三章章六句

或曰子可以制毋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國君
 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
 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父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
 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
 之不行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

嘆吾三則苻公天關者不言可見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
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陘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政之遺
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
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
而作故列於唐虞之前猶邠鄘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
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
考矣

鄭譜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
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譜亦玄菟下同

孔疏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
封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管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
也禹受禪都於陽城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太康失
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底滅亡左傳
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陶
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亡失
然則魏都河北蒲坂安邑皆偏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
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雷首在蒲坂南析
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

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為誰

呂記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晉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

疏義魏詩為晉作似矣然國小無政似非晉事
大全解州今隸山西平陽府

說通詩故曰魏詩皆未滅時作

麟披魯詩世學畢公高文王庶子武主第也初封畢伯成王進為魏侯十餘世晉侯詭諸滅之畢萬降於晉為大夫得食邑於魏畢萬生犍犍生魏武子錡錡生魏悼子呂相相生魏莊子絳絳生魏羸羸生魏獻子舒舒生魏襄子曼

多曼多生魏桓子駒駒生斯斯請周威烈王命為魏文侯而與趙籍韓虔廢晉靖公為家人文侯之子則魏武侯擊擊之子則梁惠王營也其後又六傳而至魏王假為秦所滅蓋自畢公國於今解州之地至畢萬復邑於此呂相從次霍魏舒分晉十縣新城少梁滅晉擊城安邑營徙大梁故參灌大梁虜假詩魏風則畢公以後畢萬以前解州之地也可謂聞所未聞但世次則據子洽通略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子犍犍生悼子壽餘厨武子錡顯壽餘生莊子絳絳生羸羸生獻子舒舒生簡子冰取生襄子曼多曼多生桓子豹錡生呂宣子相顯生令冰文子頡也又參差不同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慘慘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之好人服之。興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慘慘猶織織也。女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襪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陞隘其俗儉嗇而端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襪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通解此章首四句截儉嗇而端急不必分。蓋此詩本為刺端急。端急却自儉嗇中來也。要襪另意不可只就上文可縫之裳言。六帖唐人論詩有隱字體。謂可以履霜之上隱下不字。其說非也。可以履霜者本是不可履霜而令却用以履霜。一似可以履霜者然。此言與宜岸空獄一例。意旨殊佳。若作隱字格則淡然。

無復義趣。惟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古詩黃鳥不戀枝。此則不字上似有豈字格。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此則知字上似有不字。謂之隱字亦無不可。然尋其語氣頗似詰問之意。會得此意當知豈字不字亦不消得。故曰古人文字圓滿具足。後人補綴皆畫蛇添足也。○黃葵峰曰此詩乃詩人詠以爲刺。亦非女子所作。麟按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本毛傳也。乃孔疏又謂無舅姑者。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質明質見不待三月。然又曰雖即見舅姑亦三月助祭。然後成婦。則云廟見者安知不即指助祭。亦不以有舅姑與否爲別。○又使遂服皆畫出端急之意。服集傳蒲北反與襪升。

○好入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掃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賦也。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掃，所以摘
髮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
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
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
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
意。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溼之地。

莫菜也。似柝華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羹。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
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此亦刺儉
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偏急之態，殊不
似貴人也。

孔疏：沮洳，潤澤之處。莫，菜也。如薯蕷，赤節，一葉其味酢而滑，始
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絲。河
汾之間謂之莫。

蘇傳：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
疏義：此以兩彼字相呼為興。後兩句轉其語而譏之。
麟按：以無度反始，則言采其莫，自謂其多，隨取而足之意也。無
度，通解云有馱有為，多才多藝。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英華也公行即
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孔疏公路公行正是一官變文以韻句耳此公路公行諸侯之
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
禮六官皆無公路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大全者成劉氏曰扁鵲姓秦名越人見垣一方者索隱曰方猶
邊也言能隔牆見彼人也

通解如英如玉當自著於外者言之

麟按集傳英亦叶於良反如英如玉聚岡則主容貌言也○英
每叶於良者疑從章央聲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蕢水鳥也葉如車前草公族掌公之宗
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為之

鄭箋公族主君同姓昭穆

麟按名物疏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恃惠荀禮文敏
厲也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雖正也故
使恃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諄之使鎮靜者修之
左傳除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卿之適子亦屬公族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酸心之憂矣我歌且謔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
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穀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辭。○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穀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孔疏。謠。孫炎曰。聲消搖也。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云。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幸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為總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之類。未必合樂也。麟按。園有桃。則取其實而穀之。心有憂。則我歌且謠之。太段是。

以事理之必至。為興。不必深求也。又歌而且謠者。只是不一歌而足之意。自此以下。每二句為一轉。既許已之難。陳亦望人之有悟。沈曰。情詞慘惻。衰世之風。黃曰。園小無政。意寓言表。皆云當矣。集傳哉。將黎。反與其之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愛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園極。彼久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興也。棘。棗之短者。聊且略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園中。而寫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大全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東為棗。並東為棘。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本草注。棘有赤白。一種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莖實俱似棗也。

麟按馮嗣宗亦曰毛傳棘棗也此指檉棘而言。風八月。刺。棗。乃是本草之大棗。非此。傳所云棗也。然棘實而以為食。心憂而。以行國亦取借以發端。不重辨其種之美惡。固極縱恣。如言。行不羈之謂。

園有桃三章章十二句

大全疊山謝氏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於人。通國上下。不羣吠而衆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而大悔悟。急為扶顛持危之謀者。豈能驟滅其國哉。國雖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嗚呼惜哉。慶源輔氏曰黍離之憂。憂羊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

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不怙我愈以為憂。彼愈以為是。而以我為非。衰世之人情。大抵不越此二端。此國是所以日非而亂亡接迹也。若以憂者為是。便能警悟。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乎。

麟按詩可以觀。則此三條亦各有使人惕然深省處。

陟彼高岡。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高。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

無為人所獲也

毛傳旃之也

麟按魯詩世學云帖父為韻子與已止為韻下季與寐兼為韻弟與偕死為韻確甚此六帖所不到偕集傳叶舉里反魯詩世學音紀也念祝集傳雖作兩層然父曰二字實貫至末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岵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麟按下文兄不行而弟行故知此詩是季作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

來無死

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大全永嘉陳氏曰岵也岵也岡也皆山之高处而可以瞻望者

詩人各取其一以叶韻耳

麟按集傳兄叶虛主反

陟岵三章章六句

疏義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後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見

麟按知此前篇所云無政亦概見矣嗟乎時使薄斂是何入哉

十敵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詩經說

卷二

賦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爾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也。訓如也。

嚴緝十畝，詩人情性之言，特甚言之，未必盡拘名教。

本帖徐士載曰：桑者，是也。農者，圃之謂。不論其為植桑采桑也。

○十畝之外，分桑者，世世分行與子遊也。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世世猶閑閑也。述，往也。

麟按：集傳外，以五陸石。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不穫，胡不穫，未三

百廬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為車者。寘，與置同。于，屋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語詞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之猗，是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廬，狩亦獵也。貍，貉，屬素空餐食也。○詩人言有入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有以為不耕則不可以得，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不容食者。後世若徐彞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廬，志蓋如此。

鄭箋：冬獵曰狩，宵曰獵。

孔疏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惟種之也湯誓曰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釋天云冬獵為獸宵田為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獠也今之夜獵戴鑪煇者也江東亦呼獵為獠管子曰獠獵畢是獠為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為宵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矣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侯云秦伯出狩駟職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為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也嚴緝曹氏曰四牡檀車憚憚檀木堅韌故伐之之聲坎坎然非若丁丁之易也

計義前三句述其事中四句推其志後二句贊其人
 輯錄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今豫章城內有孺子墓世皆景慕焉由其厲志守義而然也
 大全廬陵曹氏曰天下之事固有為其事而無其功者然未有不為其事而能有其功者矣君子之心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此先難後獲之意也
 六帖此君子只是先事後食介石白守之士伐檀亦是借用事與稼穡狩獵一例非必真伐檀也真之河干是言為其事無其功耳時文不稼不穡中尚云不改其伐檀之志果以君子為輪輿者流也豈非矮人觀場○稼穡而得禾也吾安乏稼穡而不得禾也吾其之若不稼不穡何以得禾即有之不願也○五不

字見勵志。○許氏曰此詩吟吼得來見此人何等志節此等詩尋繹他意却有起儒激會之趣至於窮餓如此而不變方是不素餐不素餐不必更推深一層如此便是。○孔叢子曰吾於伐檀見君子先事後食也。○郊韜曰胡取胡可取也胡瞻胡可瞻也。

麟按稼穡亦實字也。此以實字為虛字。○馮嗣宗曰按禾即秬糯二稻也。○三百廬似言廬中之禾有三百之數然亦只大概說。○魯詩世學云貉似狐善睡爾雅云貉子貉疏辨似狐其子名貉辨貉同也。

○坎坎伐輻兮實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禾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益言禾秉之數也獸三歲曰特

孔疏若三百億為釜斛之數則太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神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

嚴緝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

麟按集傳輻叶筆力反。○馮嗣宗云爾雅永生三縱二節一特按毛云獸三歲曰特先鄭亦云當有所出然考爾雅有永生一特之文則此特應謂禾耳上下章猶鶉皆專指一物不應此章乃汎言獸竊謂宜從爾雅最是但云當有出而不知何書者是乳非鄭馮亦偶誤也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漚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不穫。胡不穫，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紀輪也。困，圓倉也。鷄，屬熟食，曰煇。

孔疏：月令，修困倉，方者為倉，故圓者為困。說文云：煇，水澆飯也。麟按：三百困，似亦言困中之禾有三百，又不必以兼把為拘。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記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

增釋樂土樂上，意望料想之辭

六帖：此詩託言之比，與各處不同。蓋為尊者諱，故寓意於鼠，不必補出正意。下段亦不必言鼠，亦不必言久，只順文說為是。愚按：魯詩世學，貫俗作慣，顧叶音古，康傳果五反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歸恩也。直，猶宜也。通解：直，訓宜者，久抑於此，得伸於彼，與之相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比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

則無復有害已者當復為誰而永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章一百二十八句

六帖疏義曰魏國土地削小儉嗇福急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賢者思去其朝人民思去其國主下離心不亡何待故載碩鼠於國風之末以見見并於晉之由

詩經說約卷之七

終

詩經說約卷之八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葵察訂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于變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故河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鄭譜唐者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

成主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
 改為晉侯至魯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
 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發禮以救艱厄其流
 乃被於今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孔疏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
 以此封君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主曰吾與之戲耳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地理
 志云唐有晉水是燮以晉水改為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
 也世家又云唐封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
 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
 此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臼生僖侯司徒司徒生

獻侯籍籍生穆侯費主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為晉都矣
 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平都不在曲沃明昭公
 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為然穆侯卒弟瑒叔
 立四年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三十五年卒
 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七年為大臣蒲父所
 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為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郤立六年
 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為曲沃武公所虜子小
 子侯立四年為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為晉侯
 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
 為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十二年卒子獻公詭諸
 立二十六年卒

嚴緝唐以堯得名晉以承得名其地一也

大全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
小人儉嗇○南軒張氏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
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安成劉氏曰叔虞封唐燮侯
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緡為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
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輔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
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為唐以寓意焉然
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
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
○太原府即今太原府曲沃及絳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
西

麟按魯詩世學引章貢李氏云成王五年殲奄滅唐九年
封叔虞為唐侯成王年十三嗣位則九年年二十一矣
當無如桐之戲通鑑又云封唐事在成王五年

蟋蟀在堂歲暮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
樂無菜良士瞿瞿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
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都
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
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
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
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亦已過

於樂乎蓋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孔疏李巡曰菴一名蟋蟀蟋蟀蜻蛉也郭璞曰今蟋蟀也陸璣疏云楚人謂之干孫幽州人謂之趨織單語曰趨織鳴懶婦鶯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為堂禮運曰醴醖在戶案醖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九月歲未為暮而言暮者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季札見設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

之事情見於詩詩為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

疏義却顧顧其後也○蟋蟀至其除言不可不樂以此無已至

其居言不可過於為樂如此好樂至瞿瞿言善於為樂如此

通解憂深思遠方樂遠戒朱子推此詩人之意耳語氣只轉折相承說去職思其居但就農說不于狩獵蠶桑事注內終歲勞苦句可見好樂無業只是承上句說來職訓主也謂我之所主也蓋能思其職之所居則樂自不至於過矣注內使字勿作用乃說不甚重良士句不可作法賢亦不可作法古只是如良士耳瞿瞿不在襄上說只泛言一箇長慮底人麟按集傳居叶音據字彙音句鵲巢與御叶易雜卦傳與著叶俱同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嘏嘏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益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嘏嘏動而敏於事也

疏義動即勤動之義

通解嘏嘏只是勤力之人不必專以農言

麟按說通外注餘也是居中之雜事如鄉黨往來宗族親睦之類皆是舊說作水旱疾疫則是憂矣此與仲恭同解固妙然通解六帖並云既云思慮之所不及豈可又指實而言尤高集傳邁叶力制反外亦叶五陸反今韻書外在九泰本與贈嘏兌

沛等為叶邁字彙音利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士皆休矣怡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鄭箋役車休農土畢無事也

孔疏庶人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於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不行也

嚴緝既思兩事。又思外事。內外無遺慮矣。然憂患之來。又有出於非常者。亦不可不思慮也。

講意各未句。俱與職思句相應。說職思其居內已有。瞿瞿意。瞿內亦有思居意。注云。顧念與却顧。正是相應字義。職思其外。便見得敏於事矣。不可以驟驟。單屬行而職思句。單屬思也。思中亦有行。行中亦有思意。未節玩注中所以字。則思憂內便有安意。而休休內亦有思憂者。存須各如此。始應看。

麟按集傳。惰叶佗侯。反字彙音偷。名物疏。無人以力役為事。故名車為後車。禮書云。役車牛車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大全龜山楊氏曰。此詩欲及時自樂也。而卒曰好樂無業。

可謂有禮矣。○朱子曰。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是詩。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便又說無已。太康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興也。樞。莖也。今刺榆也。榆。白粉也。婁。亦曳也。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盛矣。

麟按。大全朱子曰。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疏義亦曰。

此亦有字相呼為興然然集傳三則字即此詩直興到底與作
處不同聚岡曰以山隰之所為興人不可不樂其所為語意方
完也○榆之類凡十餘種樞為刺榆則榆正總名也釋木云榆
白粉孫炎曰榆白者名粉於亦榆之一種陸璣釋榆云白粉也
而集傳因之此讀爾雅不熟爾嚴緝曰漢文帝贊衣不曳地曳
婁優游娛適之意孔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也廣韻注
曰曳牽也又引也而字彙於婁亦云又陵如切音問章也故朱
子從毛傳曰婁亦曳補傳乃曰婁者曳而至於樂壞也看作襮
裂之襮亦為穿鑿○六帖曰前篇以職業為憂此篇以死為憂
憂故曰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然方生而遽以死為憂其憂豈
不愈深言雖欲樂而情實迫切有得一日過一日之意其意豈

不愈感乎說通曰蟋蟀之氣象固局促而山樞之情音亦悲涼
雖憂深慮遠有先主之風而規模頗感如此吾以知晉德之不
長也

○山有栲櫟有栲子有栲內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究其
死矣他人是保

興也栲山栲也以其色小白葉差狹栲櫟也葉似杏而尖白色
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考擊也保居有也
通解廷內為樂之所也鐘鼓為樂之具也

講意洒掃有承接宴飲意小雅云於樂兩婦陳饋入篚
麟按桓魯詩世學云叶女子反似提集傳即欲驅一詩以就
九類多事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死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通解何不二字貫下三句說要與上文八箇弗字例看，句作疑詞。

六帖二且字可味有姑勿樹念及時行樂之意。

麟按集傳人多憂數句地叔頗駭之然亦不必拘或只略去人多憂則覺日短二句但說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亦自無不可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六帖顧太韶曰此詩不可太說得高曠恐似晉以後人語。楊之水白名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比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威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後巉巖以此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於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孔疏對沃者使專有之別為沃國不復屬晉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穰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敵

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字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
生雖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
也而連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
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
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
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釋
器云黼領謂之褱孫炎曰黼刺黼文以褱領是褱為領也邾特
牲云黼黼丹朱中衣大夫之褱禮也大夫服之則為褱知諸侯
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
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絲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
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褱至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

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
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袂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
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
有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為衣則士以上助祭之
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
服朝服以布為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
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
於己注云弁而祭於己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
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黼黼為領黼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
蘇傳素衣中衣也褱黼領也諸侯之中衣緣以丹朱領以黼黼
疏義鄙晉之衰喜沃之盛則人心有沃而無晉矣

詩經卷之

卷八 國風

載籍

大全華谷嚴氏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絲也。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夏上加褐。衣上加朝服。此以素為衣。是以絲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慶源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且就萎蕪。故國人以為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強。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為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燄。又有以興起。人氣天下之大。人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絀屬也。通解素衣云云。如一旦以黃袍加身之意。然觀注。欲以是未熟事。以是從之。冀其免禍。而無危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此也。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孔疏。晉封桓叔。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麟按。集傳。繡。叶先抄。反。鵠。叶居號。反。憂。叶一笑。反。○魯詩世學云。鵠。沃中邑。成師之官也。則不知何據。○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此也。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為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嚴緝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

詩經卷之八 國風 豳風

楊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麟按潘父既弒昭侯迎成師晉人誅潘父逐成師而立昭侯之子平是為孝侯則當時云將叛而歸者亦潘父以下一二脅從亡賴之徒不必遂通國也觀其曰聞命而不敢告父亦可概見矣其後成師之子緡又弒孝侯國人立孝侯之子邾是為鄂侯邾子先立是為哀侯緡之子偃又弒哀侯及哀侯之子小子侯與哀侯之弟緡蓋三世而弒五君曲沃之罪真通於天而鄂侯之立亦自擁戴即衆不附沃久而彌斷也曹氏曰自桓叔封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年以其勢已成雖周天子且無如焉何責於其民矣此詩不必從序曰刺昭公然作國人語若以美桓叔又不

可也。大段載此即見晉勢已失而桓方盛民情大可慮耳。詩緡於椒聊云此詩言桓叔之疆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兩篇意略同云。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與而此也椒樹似萊菔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明此也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嚴緝李氏曰碩即大也即序所謂盛疆也錢氏曰木枝之新長曰條

六帖碩大言其威靈氣勢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興。而比也。兩手曰角。篤厚也。

通解如篤公劉之篤。

大帖氣勢深厚鞏固之意。

麟按陸農師云。兩角為升。然呂氏云。二升為角。廣雅又云。一升為角。未知孰是。○呂氏范氏曰。盈角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特精。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

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天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

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

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

呂記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

嚴緝二十个宿畢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為在天。嫁娶用仲春

三月心星見。則時已晚矣。

既義彼為偶然而見此。則其既幸而見也。幸而見者亦若偶然而見之。故託言既事。而以其所見者為興。為失時而後遂。願故喜不自勝如此也。

通解子兮指自己言。故曰自慶。奈此良人何。猶唐詩所云東方未明奈樂何也。

六帖今夕何夕有喜慰驚疑恍惚似夢之意

麟按集傳天亦鐵因反與入叶與黍離一例

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

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麟按集傳芻叶側九反隅叶語口反逅叶很口反字彙芻音帚

芻草又刈草也說文包束草之形隅音偶名物疏云爾雅豸

謂之芻祭統王執芻注彙也

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祭者子兮子兮如此祭者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祭美也此

為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為祭一妻二妾也

麟按集傳者叶章與反魯詩世學諸與切

綢繆三章章不句

太全三山李氏曰淫泆之禍生於奢後唐之風俗尚儉婚

姻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有扶之杜有葉濟濟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

興也扶特也杜赤棠也濟濟威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

也此輔攸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

言扶然之杜其葉猶濟濟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

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閱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嚴緝王氏曰澹潤澤也○木無枝葉則日燥其根上之土而其木易枯有特生之杜其葉澹澹然潤澤雖無旁木之蔭而葉猶足以庇其本根道路獨行之人踽踽然無所親曾杜杜之不知也

說通豈無他人二句只言兄弟之親厚不當言他人之疎薄恐礙下文曰胡不比焉胡不飲焉詞旨重複告哀之詞也

麟按此反興也至第三句止以兩句興一詞又一體也杜字獨字似正而澹澹焯焯則反故注以猶字則字別之○集傳

及扶雨反

有杜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畏畏豈無他人不知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畏畏無所依貌嚴緝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麟按集傳姓叶桑經反

六帖詩有二章以後後半章與首章辭句相同者然多在

轉韻之後如將仲子今溱與洧有杜之杜之類是也不然則每章一韻者如綢繆碩鼠之類是也有首章不轉韻次章以後用其語而仍復轉韻者此篇及采芣之類是也

麟按言此者文定蓋以首章杜滑端父比飲為一韻也麟初意只疑比飲二句自為一韻如椒聊之例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祛也居居未詳

孔疏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

曰袂尺二寸注云袂口也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以

深衣云袂之長短及屈之及肘是通祛皆為袂故以為祛祛也

表身為本裘袂為末

麟按此詩集傳既無定說則必以古注為主通解引朱子舊注

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指之曰彼服是羔裘豹飾之入

理亦從刺無美之之意也且居居究究主於非美則豈無處方

可作轉一順即無力耳嚴曰自從也舊以為用今不從居居款

很而無相親之意末二句當云非無他人可以往歸以子故舊

不忍去耳敷之北風攜手碩鼠樂國亦信此風猶為厚也○集

傳祛居故三字各為二友以故叶改乎似捷然祛叶起據以就

故字遵大路已見之矣且居居叶御則似倨傲之倨更與注疏

理合毛曰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意鄭曰居居然有恃惡之心

不恤我之疾苦俱似說他倨傲自訓從者猶俗云從我面上如

此也

羔裘豹裘自我以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賦也裘猶祛也究究亦未詳

嚴緝究究猶察察也爾從我眾人究究然苛察

不帖當是米鹽項屑不能寬大之意
麟按集傳好叶呼候反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肅肅鴉羽集于苞樹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肅肅羽聲鴉鳥名似雁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樹柞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隨不改綴也蓺樹植持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鴉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於苞樹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四

平

孔疏鴉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

蘇傳性不木止猶人之不安於征役也

麟按此詩諸家解家皆非蓋只過信集傳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一而字遂謂比意呼應直至父母何怙而止而不知其實誤也六義有比皆與下文不相相應但寓正指於寄託之中以後另自起論如此詩起云肅肅然之鴉羽而乃集于苞樹正是說不便勞苦之人而乃久從征役不煩更舉者也下却另言因此遂致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但取承上而不取應上故判首二句為比如六帖說正是興矣而又曰似興非興謂之明比豈其然乎通解云此比比頭而不比尾又是一個更為可笑今頭說

者但於此意先從集傳久從征後讀住不一氣液到不得耕田云云則思已過半無他法也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此也極已也

呂記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也

○肅肅鴉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此也行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梁粟類也有數色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呂記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及其常厭亂之甚也

詩經詩經曰鴉性羣居如雁自然有行列

鴉羽三章章七句

大全永嘉陳氏曰春秋之時諸侯皆命征故曰王事靡盬但謂廢未以均故君子告之

且曰無衣七兮不知子之衣安且吉

賦也僕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子天子也○史記曲

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

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

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知天子之命服之為事且尚也蓋當

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計

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豎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

慢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與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攸是乎。不極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嚴緝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然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于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于冀。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邲。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四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

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殺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於天子。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璽。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得之。烏取其美也。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征伐不出天子。政逮於大夫。蓋屢歎之。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人人等而誅之。其亦必不與武公也。已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他日三家分晉。周王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人。而賄以行之。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司馬溫公論三家之事。以為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是區區之名分

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君臣之禮既壞，將使生民之類糜滅，幾盡。遂特著以為通鑑之首，愚於武公亦云。

輯錄春官典命及司服云：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游，繫纓七就，貳車七乘。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詳說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樂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餽，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

詳說未子辯論詩序得失作也。附大全下同。

通解武公并晉傳至文公始霸，厲公後國衰。又六傳為韓魏趙三大夫分其地。王氏應麟曰：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蓋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疏義繅六就冕六旒服，則五章與子男等。

大全臨川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

麟按：荆公此言嗣宗以為未詳所出，恐是臆說。或只變文吐韻。

如良馬五之六之之例而不必有其理但彼增此減則各有義存耳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林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左東也嗟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
故言此林然之杜生于道左其陰不定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
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
包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
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麟按晉國亦仕國也寡弱謙詞本非實說曷飲食之有不可冀
望之意正好之深也六帖好與食叶頗不得其解魯詩世學云

好叶何計功稍近

有林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嗟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

有林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蔭蔓于野予美其此誰與獨處

興也葛草名似桔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
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蔭生而蔓
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可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
此乎

麟按此反興也誰與獨處似二字成句然作一氣下二章同集
傳野叶上與反

○葛生蒙棘。葛蔓于城。子美亡此。誰與獨息。興也。城。築城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賦也。祭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賦也。夏。日。冬。夜。永。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上。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麟按集傳。夜。叶。羊。茹。反。居。叶。姬。柳。反。○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

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會旃會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馬。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巔。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說之詩。言子欲采芣於首陽之巔。子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說止矣。或曰。興也。下章故也。

太全安成。劉氏曰。集傳以首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同為山名。論語集註亦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汝名其山。則曰

首山王山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乎

通解簡兮曰隰有苓埤雅曰苓生於濕

六帖此詩之比與頌賦同體俱不必斥其事妨指物言之人

之為言上不必補出正意駭承采苓說去但又不必說采苓凡

託言之比只借一事發端下言彼即言此也

麟按未可遽以為信就次言言之也無遠以為然就聽言言之

也亦在四句截住方不重疊味可速以為信其言之不足

信也只看未可二字賦采苓者本不為采苓故又屬比也埤雅

又曰苓即今甘草喜生下澤集傳巔叶典因反信叶斯人反

未可論理無遠論事故當有別胡得馬集傳曰造言者無所

得是有方語一統志云首陽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東南三

十里正是晉地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為言胡得馬

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由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

麟按集傳下叶後五反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為言胡得馬

比也從聽也

大全埤雅曰詩生於圃

采芣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一篇二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
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涓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太
駘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
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
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
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
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
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宣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
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孔疏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

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如本紀言。則益又名太費。太費
之父名大業。列女傳曰。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
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然則皋陶太業一人也。本紀又云。
太費生子二人。一曰太廉。實為咎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
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昔昌當夏桀之時。
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太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太戊
使為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
國。故嬴姓名顯。遂為諸侯。其女孫曰中涓。在西戎。保西垂。
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
事紂。惡來有子曰女妨。女妨生鬲。鬲生太几。太几生
太維。太維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

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為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
王欲以為大雒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雒之妻生子成為適
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王今其後世
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復使續嬴氏祀號
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大雒適者是孝王使養馬
封之事也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
年卒生秦仲是仲為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
王無道西戎滅大丘大雒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
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本紀稱秦仲生莊公
公莊公生襄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王甚有
功周避戎難東徙維維維維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

為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
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
為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謚之也地理志云初維維維維與
宗周通封畿東高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則周之
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救周餘戈
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
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
言與本紀異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
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為襄公玄孫也德公
立二年卒于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携公

任好立三十九年卒于榮代立是為康公

呂記前漢地理志天水隴南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
要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
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
與于偕行及車鄰即鐵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
事

大全秦州即今鞏昌府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即今西安府
興平縣並隸陝西○豐城朱氏曰按成與非子本兄弟也
成之族既為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於西戎
則二戎者固秦之世讐也及幽王為西戎所殺則二
戎者又豈非周之世讐歟使平王而有志焉則於襄公之

封宣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則主轍可以不東
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讐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
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興主之地也不
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
官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
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
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於秦藉曰其
地已為犬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
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白踐之志則必不若是熱矣故
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讐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
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陳先王之典章

法度而不守卒使興主八百里之地悉歸於秦則秦之代興不待他日而其能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顛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釋文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字寺人查人令韓詩作令云使伶

孔疏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為衆車之聲車既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衆多也舍人曰的白也顛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

蘇傳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皆所未有也

麟按集傳顛叶典因反魯詩世學丁因切

○阪有漆隈有栗既見君子玆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塋與也八十曰耄○阪則有漆矣隈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玆坐鼓瑟矣夫今不樂則逝者其塋矣

毛傳阪者曰阪下隈曰隈

呂記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悲歌慷慨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茲秦者亦以此

嚴緝三秦記云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所宜也○既見君子則與之燕飲相樂並坐而鼓瑟曰今者若不為樂則自此以往其將老矣言貴

生前得意否則虛老歲月耳此疆毅果敢之氣勇於有為已有
安能屈辱以待數十年之意矣

太全頌漢劉氏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甚快者此所
以為興也朱子每句著則矣字多得興意

麟按如劉說固足周旋集傳若又一體然以漆栗興鼓瑟畢竟
實字相應末二句隨文相足四則字平下未安○孝集傳叶地

一反魯詩世學提吉切○太帖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不必比
肩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遊者其亡
興也黃筆中金葉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嚴緝錢氏曰亡死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六句

嚴緝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

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

駟馱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賦也駟馱四馬皆黑色如馱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
兩駟各兩轡而駟馬兩轡約之於缺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
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麟按六轡在手今解只照集傳作制度說頗無力氣據孔疏則
云御入執六木轡在手而已不煩控制是馬之良也詩緝則云
馬之有轡所以制馬出入使隨不意在掌言把握其轡能制馬
之遲速惟手是聽是御之良也俱似駟馱馬兩轡約之於缺言

駢馬之兩內轡也詳見小戎狩集傳叶始九反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

鹿豕之類奉之者慶又翼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

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

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拔矢括也曰左之而捨拔無不獲者

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六帖次章是一串意而各二句又自相連各一句又自有意宜

圓活者

麟按疏義本春秋獻鹿豕之下之類之上有羣獸二字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輻車鸞鑣載儉歌駘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於北園閑調習也輻輳也鸞鈴也效鸞鳥

之聲鑣馬銜也驅逆之車置鸞於馬銜之兩旁乘由則鸞在銜

和在輳也儉歌駘皆田犬名長喙曰儉短喙曰歌駘以車載犬

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雄田犬者亦此類

疏義驅逆之逆迎也謂與禽遇也騎雄田犬騎去聲擁抱也言

騎馬之久抱田犬也

六帖人遊而馬閑車輕而大休俱見從容整暇之意宜疊疊說

去細玩本文自見○太氏說詩固要析肌分理但其條理肌絡

頗與他書不同他書記述古人議論事迹其對待始應言下祭

然詩則記古人聲音其對待分析不宜專論事理風雅之體本

率二句為一節惟三頌稍有變體然如常為多要其大都全要

認取韻脚審其用韻便得其節奏如此詩末章圍與閑叶鑣與驕叶則上下二句斷然各為一節若將遊於北園以入作主而下車馬亦對以大帶說此等分析在他書則可以之說詩決然非是又如四方既平四句平定爭寧一韻而兩兩自相呼應斷然各兩句為一節四句對說為是若以四方為頭王國定時靡爭為對而歸重於天心豈為無見然決非詩人之旨也自韻學久廢盛用兵才老叶音雖朱子未免據此此義寥寥千古絕響矣嗚呼目前近事至易至簡而數百年來遂無知者豈不可惜豈不可笑詩義不明亦復安足怪乎

麟按此等子常與麟私為獨悟而文定先之往為文徵既歎實獲今更一上拈出與天下共見有未周者因類而求可也

騶賦三章章四句

太全慶源輔氏曰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敘其事而誇美之也○南軒張氏曰讀車鄰騶賦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

小戎五章伐收五章深軫五章游環五章曾驅五章陰鞞五章漆績五章文齒五章暢轂五章駕我騶馬五章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伐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寸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伐收也五五束也蔡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深軾從前軾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

向，下鈎之，橫衡於軸下，而軸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鞞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駮馬之外轡，貫於中，而執之所，以制駮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駮之有鞞，是也。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駮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鞞，以皮二條，前係駮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蓋，續陰版之上，有續鞞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駮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為二鞞，以引車，亦謂之鞞。左傳曰：兩鞞將絕，是也。文首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

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駮，駮文也。馬左足白曰駮。君子婦人目其大也，淫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版為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襄公一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中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也。

六帖此章舊叶固非，近楊用修所著古音略云：細味數四當作三換韻，乃得其讀。收，軸為一韻，驅，續馬玉為一韻，屋曲為一韻，讀詩至此可解頤矣。其驅音去，續音緒，昂如字，玉音裕，屋曲如字，愚以謂若只如此叶，頤亦未便可解也。此蓋秦人詩當省秦

詩經說文 卷八 國風 齊 織簾子

人語音收轉下韻驅續玉馬一韻不待言矣屋字其音烏上聲
曲字去聲今曲通縣人人知讀如去遇何由得為一韻蓋屋字
與敵雖隔句用韻不關本叶而曲則與驅續玉馬為一韻止是
兩換韻耳若以屋曲作一韻此是南音南音則續玉屋曲并是
一韻而驅馬難通矣舊叶純用南音而強叶驅馬二字為入聲
誠然無為用修則一章之中半用北音半用南音以此勝彼其
與幾何嘗謂古今沿革多所不同惟方俗音韻日用相傳當終
古不變古人為詩那得韻書如今人對太子吟唔止是用其方
言稱情而作若了此旨便能宛轉相通並無窒礙何須用叶今
以南人之音讀北人之文自然齟齬意不能通則不惜是非強
為之讀動稱古叶不敢致問果爾則古人當另有二種韻書也

於方言謠俗之外而當時婦人女子甲夫敬豎皆能聞誦用以
作詩豈有此理哉詎以傳訛莫之能反如用修者博及羣書自
立門戶後生所服膺而猶未能深解此義可為扼腕也又五方
之音各有所習從來久遠不能相變亦未可相非若細求之則
古人文字與今人俗語人半相合不論中州齊魯雖荆楚閩越
莫不皆然止緣後世作韻書者見聞所主局於面牆加以為字
雜出六書不講遂疑古今人不相及耳嘗怪嚴君平揚子雲輩
從輶軒使者求異域方言而近時有欲變不聞之音從中州之
韻者以古况今一何寥絕習自蚤歲窺見此義欲著一書就正
於當代通人後來作者庶幾一洗千古而因於公車之業遂巡
數載厥圖未遂然自恨黯淺自非更讀數千卷書涉數萬里路

未便可率爾下筆也。聊述其意於此。

麟按此章規制集傳備矣。音叶六帖精矣。廣而引之。以証其所。未明而又不勝引也。則姑逐句依集傳而約略增釋之。小戎伐收舊說曰小戎為主貫下非也。小戎故伐收義相因耳。小戎取行不取載故軫用後此句車軫之制也。五檠梁軛軛不梁則無以便服馬之進退。軛梁矣。其木易於不堅故以革量其軛為五。停而束之木與革相間是文章歷錄也。此句鈞衡之制也。然收韻既出軛而軛直一木從後軛至前軛始曲而上意稍連軛也。兩句當一節游環脅驅陸聚岡云服馬四轡亦貫游環之中。然兩駮在外易軼尤為難制。故集傳本注疏獨以駮馬外轡言有皮限隔服馬亦不得出而脅主服驅主駮以動靜為義止入意。

多也。此句駮之制也。陰鞞蓋續。陰訓揜。羅氏曰軛在軾前。蓋車軛端而板三面橫側揜之。鄭氏又曰揜在軾前似揜。其名如游環脅驅之例也。然曰陰板之上則意主板之續。鞞而不重揜。鞞以力板以地。續連之而蓋飾之一字一義而又四字共一義。此句駮馬引車之制也。驅續俱去聲。而事皆繫駮。兩句亦一節。文苗暢散解易明。連駕我駮。第一節也。不必如公說曰上五句是車。此一句是馬。駮駮文也。則馬之色青黑者溫其如王言其平日平易可親。不主德說亂我心曲。只連在其板。屋亦兩句一節。凡詩皆如此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駮駮是中。驅驅是駮。龍有之。合蓋以饋。駮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駟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駟驪，黑色也。有下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三者，備破毀也。釐環之有舌也，軌駮內轡也。置釐於軾前，以係軌，故謂之釐軌。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之極也。

釋文軌音納內也。

孔疏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文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駉馬駟馬是其中，謂為中服也。駟馬驪馬是其駮，謂為外駮也。其車上牙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駮馬內轡之朱塗金，以為釐軌之於軾前，盾以木為之，而畫龍於

以釐軌謂白金飾皮為釐，以納物也。四馬一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也。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駮馬欲入，則偏於身，由轡不須牽挽，故知軌者納駮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釐也。

按說通云軌駮內轡也，不可當陰鞞之鞞，被是引車之鞞，此是控駮之轡也。甚明然，因是而思前章集傳云游環鞞環也，以反為環，則鞞即指環為一物耳。孔氏乃云以環貫鞞游在背上，故謂鞞環，嚴氏復云游環者以環貫鞞馬之鞞，游移無定處，不鞞鞞在環中，鞞亦多鞞乎。此篇籛亦望，明眼人利刀斬之，無為纏也。釐環有舌者，往見顧仲恭文，似言以舌為限，則兩轡不混，歎其巧絕，而究釐之制，不云以皮，此文具載文徵中，但鞞為此

莫不簡前書多以意臆蓋恐成見為惑亦案頭偶之不腹指意
木致類然又適自笑耳○此章凡四轉韻阜手一也中叶諸仍
反駁叶疏簪反二也合納如字邑叶於合反三也期之四也

○後駟孔羣九矛蓋鏃蒙伐有虎虎鞞鏃雁交鞞三弓竹閉組滕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賦也後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
也孔甚羣和也九矛三隅矛也蓋鏃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
者也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雅畫雜羽之文於盾上
也虎鞞以虎皮為弓室也鏃雁鏃蓋以飾馬常胸帶也交鞞交
二弓於鞞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藥也儀禮
作鞞組繩滕紉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紉之於地弓之裏藥弓體

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

序也

孔疏淺薄金甲以披四馬甚謂和矣三隅之九矛以白金為其
鏃矣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刃則有
皮之難其馬則有金鏃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交鞞三弓
於鞞之中以竹為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紉之○矛銳底曰鏃
乎底曰鏃干大者曰櫜中者曰伐也干櫜伐皆盾之別名膺胸
也鏃膺謂膺上有鏃明是以金鏃帶故知膺是馬帶

疏義厭厭安也言其安重

大全廬陵李氏曰鞞狀如子

六帖伐中故不畫龍而畫鳥羽也

麟按集傳錄叶朱倫反苑叶音氣子叶姑吹反初疑此章一韻也六帖乃分羣錄苑為一韻而磨子膝與音又一韻始知前六句敘罷用處自以三句為一節與上兩章全不同孔疏敘置先已不刊也然則文定所云審其用韻便可得其節奏者豈不益明而余文微尚有所滯三者安得如往時同子常嘗表一室為之是正邪且四月天如過余極賞是書以為獨絕不數日遊矣雖將來問首一得句誰告語撫卷於邑亦豈但神傷而已也

小武三章章十句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漣洄從之道阻且長漣洄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兼似雀而細高數尺又謂之兼葭蘆也兼葭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漣洄逆流而上也漣洄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通解此詩以秋水為至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二句出莊子秋水篇謂秋水盛川流之絕者亦通無不注於河也至四句截在水一方與我各一方也道阻且長宛在水中央皆要見不可求意六帖曰宛然便非實見曰中央便不可即也
說通通洄四句是往來語

○兼葭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濱漣洄從之道阻且躋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賦也。凄凄猶蒼蒼也。晞晞也。涓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

小渚曰坻。

毛傳涓水隈也。

孔疏湛露云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此言未晞謂未乾為霜與

彼異故箋云晞晞未為霜也釋山云重巖障是山岸涓是水

岸故云水隈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坻小坻曰坻然則坻是

小坻言小渚者渚坻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

呂記程氏曰凄凄青青之間

疏義岸有草水與草交則水之際也

麟按釋名云涓涓也臨水如看臨目亦佳語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游從之道阻且右
賦也。承來言其盛而可親也已止也。右不相宜而出其右也。小

渚曰坻
涓曰涓

嚴緝白露未已亦言未為霜也

麟按集傳采叶此禮反淡叶以始二音右叶羽軌反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焉何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中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

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

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視之澤漬也其君也哉

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騶之意也。

蘇傳終南則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成其尊。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嚴懼之辭也。其意也。疏我終南之山有條。又有梅。君子之服有衣。又有裘。皆二者兼備之義。故以為興。

麟按上二說最是集傳。梅叶某悲反。裘叶渠之反。哉叶將黎反。俱二句方下。韻脚渥丹少字非韻也。則六句為三節。而興亦至四句止。下二句另說耳。集傳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是詩解。而非詩理。亦如定中望景觀下之例。斷不可從。如通解講意等皆欲以有條有梅與有服有容則語氣至五句止。而未句終

承之。此必詩無音節章句則可。耳子由之後。僅見克升。而梁為芟去。纂述之學又烏可造次也。錦衣林裘孔疏云諸侯惟在天子之朝廷。及受天子之賜。歸以告廟。則服之。而禮書謂是燕服。即常服耳。禮書似勝也。觀集傳只言諸侯之服可見。爾雅梅栴蓋木似豫章者。非栴有梅之梅。京兆府即今陝西西安府。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敝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敝之狀。亞兩已相戾也。繡刺繡也。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疏義漢韋賢傳注云亞古弗字。故因謂之敝。○不忘只是無窮之意。

通解王藻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

麟按此亦當以終南之有紀直堂與君子之有衣有裳有黻必在裳而衣既太名散衣猶裳不妨開說也壽考不忘只連佩玉將將說言佩此玉於無窮也兩已相戾孔安國尚書傳又作兩已相背賈公彥曰取民背惡向善是也黻象作亞亦為似亞而非亞且字彙無亞古弗字之文疑古弗字本作亞云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端端其慄彼蒼者天熾我良人如可贖兮八百其身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詩

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熾盡良善贖買也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於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可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贖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疏義彼止于棘此從穆公亦相呼應為興

說通詩作於已殉之後故稱穆公

麟按集傳皆願百其身以易之如言化一身為百之意最是活語鄭箋云謂一身百死猶為之子由云欲以百人贖其一身讀詩記引宋氏云若可以他人贖之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

矣俱版不可從。○六帖此章亦三換韻。棘息特一也。穴慄二也。天人身三也。集傳穴叶戶。揭反。天叶鐵。因反。○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熾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大全東萊呂氏曰。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熾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興也。禦猶當也。

呂記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其之。善人乎。今雖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收其善。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墮。其罪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而無明主。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聞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父不忌。至於如此。則

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反。于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駢彼晨風。鬱彼北林。味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與也。駢。疾飛貌。晨風。鷓也。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失也。欽欽。憂而不

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既彼晨風。則歸於鬱然之北

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

之多乎。此與虞夏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孔疏。舍人云。晨風。一名鷓。釋身也。郭璞曰。鷓屬。陸璣云。青黃色。

燕。嶺句。喙。鷓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鴉。雀。食之。鬱。者。林

木積聚之貌。

嚴緝。禽經云。鷓。去來有時。

既。嘉物有所歸。則意甚得人。無所託。則憂不忘。人不如物。故以

起興。

說通如何如何。疑怪之詞。

麟按。興亦至。四句。上。未見。二句。言。憂在我如何。二句。言。忘在被

也。另說。忘我實多。只似言忘之久。不可因實多。語人富貴。忘貧

賤。意欽。欽。為。敬。故。以。然。不。忘。用。字。之。妙。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駸。味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駸。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駸。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駸

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孔疏。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陸璣云。駸。馬。梓。榆。也。其。樹。皮

青。白。駸。聲。通。視。似。駸。馬。故。謂。之。駸。馬。

疏義山高隱下則有標與駁夫婦離別則有靡樂之憂心物與地相宜而情與事相係也故以為興

麟按苞言業六言駁各上一字為虛字也靡樂猶今俗言沒快

活之意標集傳叶曆各及駁邦角反然駁字注疏讀詩記詩緝

本俱作駁音剝疏義以下始為駁耳字彙於駁止云馬色不純

於駁乃云獸名如馬銀牙能食虎豹與毛傳同則詩必初為駁

而後訛為駁既訛為駁雖謂梓榆亦宜也但爾雅駁赤李又不

開為梓榆長風六駁疑於禽蟲草木中各取奇僻者為句

○山有苞棗隱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埭唐埭檉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長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滿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

而興師也○秦俗强悍樂於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

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

子同仇也其懼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

民猶思西周之盛時而稱先王馬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

義後章效此

孔疏玉藻云纊為滿緼為袍注云衣直著之異名也緼謂今纊

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綿名為滿雜用舊絮名為袍雖著有異

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滿也

疏義我有緼袍而與爾共之者非為爾之無衣也君有仇讐蓋

欲與共報耳。市恩結死，以為君上。此奮不顧身者之所為也。通解相結於無事之時，正欲相成於有事之日。文意自相相應。與師乃未然事，不可專就西戎言。只泛言內難外侮，意為是。同仇是我赴敵，而汝未嘗後至。子死難而我未嘗却走，意思非同禮調人之所謂讐也。

麟按集傳：袍，叶步謀反。魯詩世學蒲謀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

疏義作起也。言起而去也。

麟按集傳澤，叶徒洛反。戟，叶訖約反。魯詩世學作，叶子力切。則

各方取爾也。○說文云：澤，袴也。亦作釋，釋，各云：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或曰：鄙祖，或曰：羞祖，作用六尺。哉，履的背，言羞鄙於祖而為此耳。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賦也。行，上七。

麟按集傳：兵，叶藩范反。行，戶郎反。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秦先勇力，志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

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喬隋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
 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疆殺果敢之資亦足以
 疆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
 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
 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時之也

六帖讀小戎無衣二詩可見秦人用兵有本教蒐錯有所
 合力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業三曰器用利夫
 以雍州之固河山百二而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練卒
 能合其三故世世有勝非幸也○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
 秦穆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蓋一韻一頓首今人簡
 牘中動稱九頓何取於九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陸車乘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山在外穆公召而納
 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
 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陸車諸侯之本也乘黃四馬
 吟黃也

大全董氏曰中車金路以封國也乘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
 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舅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
 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改此但別其舅而懷思
 耳瓊瑰石而次玉

孔疏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玉石雜用故知瓊瑰美

石次玉

嚴緝送寡而有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勤奉不也自有念母之意讀之若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通解此詩只平平敘其送之地贈之物思之情如此耳不可作自言其送之遠贈之厚而思之長亦不必謂意猶以為薄也但就讀詩者見其待舅之志如此則不妨耳

麟按集傳佩叶蒲眉又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弒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是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後恐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克之則怨欲可消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寔衰，供億寔薄，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歎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大全華谷嚴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杜氏曰：供給億安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簠。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嚴緝謂每食則燕食耳，非禮食也。不飽，又不特無餘矣。

麟按兩章俱在三句，截集傳簋叶已有反飽叶補句，反此章亦用于嗟乎不承權輿，結者乎與輿亦有相叶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乙主敬禮，申公白公穆生不甕酒，七主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于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為穆生退，曰：『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丟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此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嚴緝由伐木而觀權輿，周秦氣象判然矣。

六帖張叔翹曰：秦故棄禮義尚首功之國，其始之待賢，也。湯淳慕之，非真能悅賢者也。則其終之不繼宜矣。然則權

